

一碗羊汤过冬至

□张绍琴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在我家,这“大如年”的郑重,便体现在一碗羊汤中。每年冬至,全家人总会聚在一起,吃一顿羊肉,喝一碗羊汤。这个习俗,要从二十多年前大哥进城工作时说起。

大哥很早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我们兄妹三个的引路人。他话不多,脑子却灵活,学习能力极强,他是生产队里第一个考上学校、走出大山的人。在乡村工作没几年,大哥就凭着过硬的业务技能,从学校的一名小会计,调到了财政局担任全区的总会计。

那时,我和另外两个兄弟已相继成家,都在小城工作,父母也跟着我们进了城,帮着带孩子。大哥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好,每年冬至,他都会主动邀请全家人吃羊肉。他常说:“冬至过后就进数九寒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羊肉、喝碗热气腾腾的羊汤,能驱寒,抵得上多穿一件衣裳。”冬至前后“羊肉俏”,所以冬

至前几日,大哥就会提前订好馆子,再逐个打电话通知我们。其实,早在接到大哥电话的好些天前,我们心里就早已盼着这个节了。

十年前,大哥走了,像一盏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骤然吹熄。伤心之余,一向节俭的母亲说:“以后我们自己买羊肉回家煮吧,味道是一样的。”于是每逢冬至那天一大早,母亲就会匆匆赶到菜市场,仔细挑选肥瘦相宜的羊肉。买回家后,她系上围裙,在水槽里细细清洗,冲净血沫,再将羊肉切成薄片;焯水时,她会耐心撇去浮沫,接着加入姜片和橘皮慢慢炖。炖好的羊汤呈温润的奶白色,上面缀着碧绿的葱花与芫荽,像雪地里冒出一抹春意。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喝汤,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瞧见孙儿嚼着肉,油花儿蹭在嘴角,她的脸上便会浮出笑意,眼里也闪着光。

去年九月,母亲也走了。她走后,连天空

都像是蒙了层灰,日子也总显得阴沉沉的。转眼又到冬至,街上的羊肉馆腾起白蒙蒙的雾气,我不由自主地走向了熟悉的肉铺。

还没等我开口,热情的老板就大声招呼:“羊肉、杂碎各来点?”“各称两斤。”老板手脚麻利地帮我把肉切成薄片,又拿起塑料袋,揭开铺位边的锅盖,从冒着热气的大锅里舀了几勺浓白的原汤:“这个你放心吃,是羊大骨熬的,和馆子的味道一模一样。”说着,他随手拿起两小袋凝成乳白色的羊油递给我,补充道:“要是觉得不够香,你还可以加点羊油进去。”

回到家,我系上母亲曾用过的围裙,照着记忆里她的步骤操作:焯水、撇去浮沫,再将羊肉、羊杂和羊油一同放进锅中。乳白色的羊油块在渐渐升温的汤里慢慢融化、舒展,最终与羊汤融成一片熟悉的奶白。当香气漫开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仿佛母亲还在身边。

冬韵

□吴国平

一
寒风拂尽岭云彤，
天地萧疏敛旧容。
远岫凝烟浮浅黛，
垂柳偃雪卧深淞。
忽惊夜絮封千径，
始信冰魂锁万踪。
且待围炉煨暖梦，
春声一霎破霜钟。

二
冬至飞花落玉台，
千山素裹冻云开。
风筛琼屑旋空舞，
霞染峨冠照影来。
稚子逐欢争塑玉，
寒梅破腊欲侵苔。
冬藏万象清冷韵，
待听新雷醒九垓。

芦苇摇醒冬雾

(组诗)

□黄玉文

从帘幕中醒来

雾帘遮天蔽日
朦胧灯辉穿过云层
送来三五声鸡鸣鸭唱
昨夜咽下的方竹笋炖腊排
肠胃里静卧,回想
萝卜线拌豆腐乳的韵味

幕帐弥漫扶摇
山峦从云海里长出来
黄葛树也钻出云层
湿润的风轻摇芦苇
江水呼吸潺潺
飞舞的心醒了张开翅膀

远处的城长高长壮了
车流繁忙,人来人往
喧嚣此起彼伏
失意已在梦中消散
一树柿子走在出阁路上
红得通体透亮

新虹桥

一虹飞架,横跨黛色之水
薄雾中波光静谧如常
一艘快艇划开水道溅起水花
接通虹桥上行走的时光
快慢之间
有人在沉思有人在歌唱

桥下有人垂钓光影
岸边,芦苇安静肃穆
任凭云雾飘来雾散去
昨夜月光还在
冬日枝头撑起一轮暖阳

桥,连接着过去未来
时光依然年轻
一尾鱼数着水底卵石巡游
银发哥姐甩开舞步
黄鹂伞盖倒影着节拍

火车站不老

渝黔铁路敞开身躯
忘我呼吸月色享受阳光
像安详大山
等待芦苇摇曳散夜雾
聆听汽笛唤醒滔滔江河

老站台,悠闲行人
脚底踩着上世纪的石板
昨夜暮色远去
我看到,绿皮火车拉响汽笛
铁轨和枕木还承载着
我们的生活与梦想

芦苇风流倜傥
年复一年生出新的枝芽
火车站不老
汽笛应和着高铁站生长
诗和远方愈发美妙

冬至羊汤暖乡关

□王治刚

冬至日深夜,岳母发来视频——老家下雪了。正好是周日,妻说:“好久没去看妈了,我们回去看妈,顺便赏雪。”我连声答应,补了一句:“又可以喝王三家的羊肉汤了。”我们到楼下超市,给妈买了她最喜欢吃的小蛋糕和莲子羹。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出发。下了高速公路,便开始爬山。越往上走,越觉寒冷,公路旁松柏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妻子忽然提起往事:“上初中时,我就走的这条路。那时候雪下得大,公路上全是积雪,走起来特别滑。”此时公路虽无积雪,寒意却明显更重,我的一颗心早已飞向岳母家那只暖烘烘的烤火炉旁。行至山顶,一片银装素裹猛然闯入眼帘:路边有孩子在堆雪人,还有几位游客举着手机拍照,笑声顺着风飘过来。

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岳母在等我们。她见我们的车驶来,连忙搓着冻僵的手迎上来,眼眶里带着笑意。跟着她进屋时,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扑面而来,煤炉上炖着一口砂锅,奶白色的汤汁在锅里咕嘟作响,气泡翻涌着,连空气里都浸着暖意。

“知道你们要来,一大早我就去王三家订了羊肉,这汤刚炖好,新鲜得很。”岳母掀开砂锅盖子,热气裹着香味瞬间填满整个堂屋。她给我们各盛了一碗羊汤,又往碗里撒了把翠绿的葱花:“你们爸在世时,最爱喝王三家的羊汤,总说冬至喝一碗,整个冬天都不怕冷。”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熟悉的鲜美在舌尖散开,身上的寒意瞬间被驱散了大半。

王三家开了家农家乐,主打就是这锅羊肉汤。他选的都是村里散养的山羊,用慢火足足熬煮六个小时,骨头里的鲜味全融在汤里,羊肉吃起来也酥烂不柴,嚼着满是肉香。岳母一直站在桌边,不停往我们碗里夹羊肉,生怕我们吃不够。炉子裡的煤炭越烧越旺,暖意从脚底往上窜,我竟有些热得想脱掉羽绒服。

喝到一半,邻居张婶端着一盘凉拌萝卜丝走进来,笑着说:“隔着院墙就闻着羊汤香,给你们加份配菜,这是后山的高山萝卜,又脆又甜,解腻正好。”她盯着砂锅里翻滚的汤,忍不住感叹:“还是王三家的羊汤地道,城里饭馆做的,总差着点味儿。”岳母留她坐下一起喝,张婶却摆了摆手:“不了不了,我家也炖着汤呢,儿子打工回来了,得回去陪他。你们慢慢喝,晚上过来一起包饺子啊!”冬至吃饺子是老家的老规矩,我转头冲妻子笑:“看来今天得吃了饺子再回城里了。”喝完汤,我们去了附近更高的山峰赏雪,那里一片白茫茫,像是闯进了纯净的冰雪世界,连呼吸都觉得清爽。

回到岳母家时,太阳从云层里露了脸,我们又趁热喝了碗羊汤。阳光晒在脸上,暖融融的,再无一丝寒意。午后,我和妻子拿起竹枝扫帚,帮岳母清扫院坝里的积雪。岳母站在廊下看着我们,脸上堆着满足的笑。她指着院角的菜地说:“雪压过的青菜苔最嫩,咬着还带甜味,你们走的时候带点回去。”我望向上午去过的那片雪山,又听着岳母絮絮的叮嘱,忽然懂了:归乡的意义,从来不止是为了赏雪,也不止是为了喝一碗羊汤,而是为了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浓浓的牵挂。

夕阳渐渐沉了下去,近处的积雪已经化尽。吃完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准备返程。岳母往车里塞了一大袋青菜苔,还有一包王三家的熟羊肉:“回去记得把羊汤热透,吃完羊肉,再把菜苔下进去煮,鲜得很。”车子驶离村口时,我回头望去,岳母家屋檐下的路灯已经亮了,暖黄的光裹着她的身影,她还站在原地,目送我们远去。

这个冬至,雪景美,羊汤暖。它悄悄承载了我们对外乡的眷恋,也让每个寒冬都有了值得期盼的暖意,让每一次归程,都满是安心与温柔。



冬至是充满希望的节气

□杨力

小时候的冬天,气温度格外低。躺在被窝里的孩子,总爱赖着不肯起床。父母急了,多数时候会掀开铺盖数落几句;可唯独到了冬至这一天,他们会往被窝里塞两个热乎乎的鸡蛋。后来我才明白,“冬至大如年”,哪怕日子再难,孩子们的口福也不能少,中午的正餐会格外隆重,一家人围坐在炭火旁,听着窗外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吃着母亲亲手包的饺子,那份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人心里格外温暖。

长大些进了学堂,读到北宋李“从此日长天又暖,时时独入小园行”的诗句,心头倏然一震。这才知晓,冬至原是太阳运行轨迹上一个决绝的转折点:此前,它一路南行,将光与热带向南半球,留给北国的,是日渐绵长、愈发深重的黑夜;而冬至日,是黑夜统治的极致,也是光明的“至暗时刻”。但恰恰在这至暗的顶点,太阳停下了南去的脚步,开始了沉默而坚定的北归。智慧的古人由此悟得:冬至虽预示着极致寒冷的到来,却也是阳气升腾、阳光渐盛的开端。你看那苗圃里的牡丹,正不动声色地抽着新芽;院子里的竹林,愈发翠绿葱郁;阳光和煦的时日一天天变长,“从此日长天又暖”,这正是春和景明的先兆啊。

古人的诗情画意,滋养着我们的精神;而今人,则以脚踏实地的魄力,将这“阳生”的哲理,书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不久前,我拜访了一处名为“耕学田园”的

基地,内心受到的震撼,久久未能平息。那是一对企业家夫妇倾注心血打造的农文旅融合样板,也是当地首个农业创新创业的孵化摇篮。朋友介绍,五年前他们初次来考察时,眼前还是一片废弃的养猪场;荒草疯长,污水横流,蚊蝇肆虐得像一团团乌云。无数投资人望而却步,将这里视作难以回暖的“产业寒冬”。唯有这对夫妇,从这片泥泞与颓败中,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将荒芜变为丰饶、让乡村重焕生机的可能。

决心既定,便如开弓之箭,没有回头的余地。推平旧舍、规划新图,创业的激情一度如火如荼。可现实的考验接踵而至:旱涝无常的天灾,像严冬里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几乎要将刚破土的嫩芽冻毙;资金的压力、外界的质疑、建设的艰辛,每一项都重若千钧。这何尝不是他们事业上的“冬至”?黑夜深重,前路茫茫。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一个比追求利润更温暖的愿景:打造一片能让城市孩子触摸泥土、让忙碌人群安放乡愁、让多元产业扎根乡村的天地;通过孵化与引进项目,激活一方土地,带动一方百姓致富。这份愿景,便是他们心中不灭的“阳气”,在至暗时刻默默升腾,积蓄着冲破困境的力量。

春华秋实,五载寒暑。如今漫步基地,所见已是另一番乾坤:昔日的污秽之地,化

作了功能分明、景致优美的田园综合体。温室大棚里,蔬果鲜翠欲滴;亲子农园中,笑声清脆朗朗;手工作坊内,创意汩汩流淌;研学课堂上,思想碰撞出火花。一个个实体项目如珍珠般被引入、孵化、串联,不仅创造了就业岗位、留住了乡村人气,更探索出一条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鲜活路径。坐在基地明亮的会议室里,品尝着他们亲手栽种的柑橘,甘甜得像蜜一样;听着夫妇二人描绘更远的蓝图,那些关于生态循环、智慧农业、文化传承的灿烂景象,让所有来访者无不动容。他们的企业,真切地走过了自己的“冬至”,以一路向阳的执念,迎来了事业“日长天又暖”的收获时节。而这,不正是古老节气智慧在新时代最铿锵有力的回响吗?

暮色中告别基地,回望时,屋檐下的灯笼已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染着渐深的天色。寒风扑打在脸上,可心底却是一片融融的暖意。这份温暖,来自童年被窝里鸡蛋的温度,来自古人诗句中洞见天机的慰藉,更来自今日田野上,那群脚踩泥土、携手共创春天的人们心中滚烫的渴望。

冬至暖心,这真是一个满含希望的节气。